

宋史紀事本末  
三

〔明〕陳邦瞻撰



中華書局

# 宋史紀事本末

三

卷七六至卷一〇九

〔明〕陳邦瞻撰

中華書局

## 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

### 孝宗之立

高宗绍兴二年（壬子、一一三二）夏五月辛未，育太祖后子偁之子伯琮于宫中。元懿太子卒，帝未有嗣，范宗尹尝造膝请建太子，帝曰：“太祖以神武定天下，子孙不得享之，遭时多艰，零落可悯。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，何以慰在天之灵！”于是诏知南外宗正事，令广选太祖后，将育宫中。会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曰：“先正有言，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，此天下之大公。周王薨，章圣取宗室子育宫中，此天下之大虑。仁宗感悟其说，召英宗入继大统。文子文孙，宜君宜王，遭罹变故，不断如带，今有天下者，陛下一人而已。属者，椒寝未繁，前星不耀，孤立无助，有识寒心。天其或者深戒陛下，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乎！崇宁以来，谀臣进说，独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，余皆谓之

同姓。遂使昌陵之后，寂寥无闻，仅同民庶，艺祖在上，莫肯顾歆，此金人所以未悔祸也。望陛下于伯字行内，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，视秩亲王，俾牧九州，以待皇嗣之生，退处藩服。庶几上慰在天之灵，下系人心之望！”书奏，帝读之，大感叹。至是，选秦王德芳五世孙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宫，命张婕妤鞠之，生六年矣。其后吴才人亦请于帝，乃复取秉义郎子彦之子伯玖，命吴才人鞠之，皆太祖后也。寻以伯琮为和州防御使，赐名瑗。

五年（乙卯、一一三五）夏五月，封和州防御使瑗为建国公，就学资善堂。赵鼎请以行宫新作书院为资善堂，命建国公听读，且荐徽猷阁待制范冲兼翊善，起居郎朱震兼赞读。朝论二人极天下之选。帝命瑗见之，皆设拜。寻以伯玖为和州防御使，赐名璩。时岳飞诣资善堂见瑗，退而喜曰：“社稷得人矣，中兴基业，其在是乎！”飞前此亦疏请建储云。

陈邦瞻曰：余观岳少保请高宗建储事，未尝不悲其忠而惜其智也！夫造膝密谋，为宗社计虑根本，此诚忠臣事，然惟腹心大臣得为之，非将帅任也。智名勇略盖一世，挟震主之威，而居不赏之功，斯已危矣，犹欲与人父子间事乎？矧苗、刘之变，实立明受，帝庸主也，岂能遽忘诸将？而飞乃触其深忌，安知谗人不以此为中伤地也！史称赵鼎请正建国皇子之号，秦桧曰：“鼎欲立太子，是谓陛下终无子也。”鼎由此获罪。然则飞之不免，盖可见矣。

九年（己未、一一三九）三月，封和州防御使璩为崇国

公，听读于资善堂。

十二年（壬戌、一一四二）春正月，进封建国公瑗为普安郡王，崇国公璩为恩平郡王。

十三年（癸亥、一一四三）九月，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，诏普安郡王解官持服。

三十年（庚辰、一一六〇）二月甲戌，以普安郡王瑗为皇子，更名玮。初，帝知玮之贤，欲立为嗣，恐太后意所不欲，迟回久之。及后崩，帝问吏部尚书张焘以方今大计，对曰：“储嗣者，国之本也，天下大计无逾于此。今两邸名分宜早定！”帝喜曰：“朕怀此久矣，开春当议典礼。”焘顿首谢。至是，利州提点刑狱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间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，合为一书，囊封以献，请断以至公勿疑。帝意遂决。制授玮宁国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封建王。

〔三月〕（据宋史卷三一高宗纪补）丙午，加恩平郡王璩开府仪同三司、判大宗正事，称皇侄。三十二年（壬午、一一六二）五月甲子，立建王玮为皇太子。初，金亮南侵，两淮失守，朝臣多劝帝退避，建王不胜其愤。及帝下诏亲征，玮请率师为前驱。直讲史浩闻之，入言于玮曰：“皇子不宜将兵！”因为草奏请扈跸，以供子职。帝亦欲玮遍识诸将，遂命从幸金陵。及还临安，帝欲逊位。陈康伯密赞大议，乞先正名，俾天下咸知圣意，遂草立太子诏以进，帝从之。玮既立，更名昀。

六月庚午，诏集议子偁封爵，户部侍郎汪应辰定其称

曰“太子本生之亲”。议入，内降曰：“皇太子所生父，可封秀王，谥安僖。母张氏为王夫人。”

乙亥，帝降手札：“皇太子可即皇帝位，朕称太上皇帝，后称太上皇后，退居德寿宫。”太子固让，不许。

丙子，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，面谕之。太子固辞，即趋侧殿门，欲还东宫，帝勉谕再三，乃止。于是百官拜禅诏。毕，宰相率百僚固请，太子遂即帝位。班退，上皇即驾之德寿宫。帝〔服〕（据宋史卷三三孝宗纪、续纲目补）袍履，步出祥曦门，冒雨掖辇以行，及宫门，弗止。上皇麾谢再三，且令左右扶掖以还，顾谓群臣曰：“付托得人，吾无憾矣！”

史臣曰：高宗恭俭仁厚，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，拨乱反正则不足。当其初立，因四方勤王之师，内相李纲，外任宗泽，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。顾乃播迁穷僻，坐失事机，始惑于汪、黄，终制于秦桧，偷安忍耻，匿怨忘亲，以貽来世之讥，悲夫！

丁丑，帝朝太上皇帝于德寿宫。戊寅，大赦，其文有曰：“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，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。”天下诵之。

庚辰，帝五日一朝德寿宫，太上皇不许，自是，月四朝。

# 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

## 隆兴和议

高宗绍兴三十二年（壬午、一一六二）六月，帝传位于太子，太子即位。

七月，帝手书召张浚入见。浚至，帝改容曰：“久闻公名，今朝廷所恃惟公！”因赐之坐。浚从容言：“人主之学，以心为本。一心合天，何事不济！所谓天者，天下之公理而已。必兢业自持，使清明在躬，则赏罚举错，无有不当，人心自归，敌仇可复。”帝悚然曰：“当不忘公言！”加浚少傅、魏国公，宣抚江淮。

浚见帝英武，力陈和议之非，劝帝坚意以图恢复。欲遣舟师自海道捣山东，命诸将出师犄角以向中原。翰林学士史浩以潜邸旧臣，时预枢密议，欲城采石、瓜洲。浚言不守两淮而守江干，是示敌以削弱，急战守之气，不若先

城泗州。浩不悦，遂与有隙，凡浚所规画，浩多沮之。

十一月，金以仆散忠义为都元帅，纥石烈志宁副之。时金主以朝廷欲正敌国礼，乃诏忠义总戎事，居南京，节制诸军，复令志宁驻军淮阳。忠义将行，金主谕之曰：“宋若归侵疆，贡礼如故，则可罢兵。”忠义至汴，简阅士卒，分屯要害。

孝宗隆兴元年（癸未、一一六三）春正月庚子，以张浚为枢密使，都督江淮东、西路军马，开府建康。浚荐陈俊卿为江淮宣抚判官。先是，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。浚附奏，请帝临幸建康以动中原之心，用师淮壖以为吴璘声援。帝见俊卿，问浚动静饮食颜貌，曰：“朕倚魏公如长城，不容浮言摇夺！”浚开府江淮，参佐皆一时之选。栻以少年内赞密谋，外参庶务，其所综画，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。及入奏事，因进言曰：“陛下上念祖宗之仇耻，下悯中原之涂炭，惕然于中，思有以振之。臣谓此心之发，即天理之所存也。愿益加省察，而稽古亲贤以自辅，无使少息，则今日之功可以立成！”帝嘉纳之。

三月壬辰，金帅纥石烈志宁以书来求海、泗、唐、邓、商州之地及岁币。先是，金人十万众屯河南，声言规取两淮，朝廷震恐。张浚请以大兵屯盱眙、泗、濠、庐备之。至是，志宁乃以书抵浚，欲凡事一依皇统以来故约，不然，请会兵相见。且遣蒲察徒穆、大周仁屯虹县，萧琦屯灵壁，积粮修城，将为南攻计。

夏四月戊辰，张浚被命入见。帝锐意恢复，浚乞即日

降诏幸建康。帝以问史浩，浩对曰：“先为备守，是谓良规，议战议和，在彼不在此。悦听浅谋之士，时兴不教之师，寇退则论赏以邀功，寇至则敛兵而遁迹，取快一时，含冤万世。”及退，诘浚曰：“帝王之兵，当出万全，岂可尝试以图侥幸！”复辩论于殿上。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，恐失机会。且谓金人至秋必为边患，当及其未发攻之。帝然其言，乃议出师渡淮，三省、枢密院不预闻。会李显忠、邵宏渊亦献捣虹县、灵壁之策，帝命先图二城。浚乃遣显忠出濠州，趋灵壁；宏渊出泗州，趋虹县。

五月甲辰，李显忠及邵宏渊败金人于宿州。

乙巳，史浩罢。省中忽见邵宏渊出兵状，始知不由三省，径檄诸将。浩语陈康伯曰：“吾属俱兼右府，而出兵不预闻，焉用相哉？不去何待！”入对，因奏：“陈康伯欲纳归正人，臣恐他日必为子孙忧。张浚锐意用兵，若一失之后，恐陛下不得复望中原。”因力乞罢。侍御史王十朋论浩八罪，曰：“怀奸误国，植党盗权，忌言蔽贤，欺君讪上。”帝为出浩知绍兴府。十朋再疏论之，予祠。

李显忠自濠梁渡淮，至陡沟。金右翼都统萧琦用拐子马来拒，显忠力战败之，遂复灵壁。显忠入城，宣布德意，不戮一人，于是中原归附者接踵。宏渊围虹，久不下。显忠遣灵壁降卒，开谕祸福，金守将蒲察徒穆、大周仁皆出降。宏渊耻功不自己出，会有降千户诉宏渊之卒夺其佩刀，显忠立斩之，由是二将不协。未几，萧琦复降于显忠。

丙午，李显忠兵傅宿州城，金人来拒，显忠大败其众，

追奔二十余里。邵宏渊至，谓显忠曰：“招抚真关西将军也！”显忠闭营休士，为攻城计，宏渊等不从。显忠引麾下杨椿上城，开北门，不逾时，拔其城。宏渊等殿后趣之，始渡濠登城。城中巷战，又斩首虏数千人，擒八千余人。遂复宿州，中原震动。捷闻，帝手书劳张浚曰：“近日边报，中外鼓舞，十年来无此克捷！”既而宏渊欲发仓库犒卒，显忠不可，移军出城，止以见钱犒士，士皆不悦。诏以显忠为淮南、京东、河北招讨使，宏渊副之。

癸丑，金 兀石烈志宁自睢阳引兵攻宿州，李显忠击却之。金字撒复自汴率步骑十万来攻宿州，晨薄城下，列大阵。显忠谓宏渊并力夹击，宏渊按兵不动，显忠独以所部力战。俄而敌大至，显忠用克敌弓射却之。宏渊顾众曰：“当此盛夏，摇扇清凉且不堪，况烈日被甲苦战乎！”人心遂摇，无复斗志。至夜，中军统制周宏鸣鼓大噪，阳为敌兵至，与邵世雍、刘侏各以所部兵遁。继而统制左师渊、统领李彦孚亦遁。显忠移军入城，统制张训通、张师颜、荔泽、张渊等以显忠、宏渊不协，各遁去。金人乘虚复来攻城，显忠竭力捍御，斩首二千余级，积尸与牛马墙平。城东北角敌兵二十余人已上百余步，显忠取军所执斧斫之，敌始退却。显忠叹曰：“若使诸军相与犄角，自城外掩击，则敌兵可尽，敌帅可擒，河南之地指日可复矣！”宏渊又言：“金添生兵二十万来，傥我兵不返，恐不测生变。”显忠知宏渊无固志，势不可孤立，叹曰：“天未欲平中原耶？何沮挠如此！”遂夜引还。甲寅，至符离，师大溃。是举所

丧军资器械略尽，幸而金不复南。时张浚在盱眙，显忠往见浚，纳印待罪。浚以刘宝为镇江诸军都统制，乃渡淮，入泗州，抚将士，遂还扬州，上疏自劾。

乙卯，下诏亲征。

癸亥，张浚乞致仕。初，宿师之还，士大夫主和者皆议浚之非。帝赐浚书曰：“今日边事，倚卿为重，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。前日举事之初，朕与卿任之，今日亦须与卿终之。”浚乃以魏胜守海州，陈敏守泗州，戚方守濠州，郭振守六合。治高邮、巢县两城为大势，修滁州关山以扼敌冲，聚水军淮阴，马军寿春，大饬两淮守备。帝召浚子栻入奏事，浚附奏曰：“自古有为之君，心腹之臣相与协谋同志，以成治功。今臣以孤踪，动辄掣肘，陛下将安用之？”因乞骸骨。帝览奏，谓栻曰：“朕待魏公有加，虽乞去之章日上，朕必不许。”帝对近臣言，必曰魏公，未尝斥其名。每遣使至督府，必令视浚饮食多少，肥瘠如何。至是，帝以符离师溃，乃议讲和。召汤思退为醴泉观使，奉朝请。癸酉，下诏罪己。于是尹穡附汤思退劾张浚，遂降授浚江淮东、西路宣抚使，邵宏渊降官阶，仍前建康都统制。

王十朋上疏言：“臣素不识浚，闻其誓不与敌俱生，心实慕之。前因轮对，言金必败盟，乞用浚。陛下嗣位，命督师江淮。今浚遣将取二县，一月三捷，皆服陛下任浚之难。及王师一不利，横议蜂起。臣谓今日之师，为祖宗陵寝，为二帝复仇，为二百年境土，为中原吊民伐罪，非前

代好大生事者比，益当内修，俟时而动。陛下恢复志立，固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，然异论纷纷，浚既待罪，臣岂可尚居风宪之职？乞赐窜殛！”因言：“臣闻近日欲遣龙大渊抚谕淮南，信否？”上曰：“无之。”又言：“闻欲以杨存中为御营使。”上默然。改除十朋吏部侍郎，复出知饶州。

己卯，贬李显忠官，筠州安置。

八月丙寅，陈俊卿以张浚降秩徙治，上疏曰：“若浚不用，宜别属贤将，如欲责其后效，降官示罚可也。今削都督重权，置扬州死地，如有奏请，台谏沮之，人情解体，尚何后效之图？议者但知恶浚而欲杀之，不复为宗社计。愿下诏戒中外协济，使浚自效！”疏入，帝悟，即复浚都督江淮军马。浚遂以刘宝为淮东招抚使。

戊寅，金紇石烈志宁复以书贻三省、枢密院，求海、泗、唐、邓四州地，及岁币，称臣，还中原归正人，即止兵，不然，当俟农隙往战。帝以付张浚，浚言：“金强则来，弱则止，不在和与不和。”汤思退，秦桧党也，急于求和，陈康伯、周葵等皆上疏，谓：“敌意欲和，则我军民得以休息，为自治之计，以待中原之变而图之，是万全之计也。”工部侍郎张阐独曰：“彼欲和，畏我耶？爱我耶？直款我耳！”力陈六害，不可许。帝曰：“朕意亦然，姑随宜应之。”丙戌，遣卢仲贤持报书如金师，云：“海、泗、唐、邓等州，乃正隆渝盟之后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。至于岁币，固非所较，第两淮凋瘵之余，恐未如数。”仲贤陛辞，帝戒以勿许四郡，而思退等命许之。张浚奏：“仲贤小人多

妄，不可委信。”不听。

冬十月戊午，命廷臣议金帅所言四事，其说不一。帝曰：“四州地、岁币可许，名分、归正人不可从。”

十一月乙丑，卢仲贤至宿州，仆散忠义惧之以威。仲贤惶恐，言归当禀命，遂以忠义贻三省、密院书来，上其画定四事：一，欲通书称叔侄；二，欲得唐、邓、海、泗四州；三，欲岁币银绢之数如旧；四，欲归彼叛臣及归正人。仲贤还，帝大悔。

庚子，汤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国通问使，龙大渊副之，许割弃四州，求减岁币之半。初，之望为都督府参赞军事，奏言：“人主论兵，与臣下不同，惟奉承天意而已。窃观天意，南北之形已成，未易相兼，我之不可绝淮而北，犹敌之不可越江而南也。不若移攻战之力以自守，自守既固，然后随机制变，择利而应之。”思退悦其言，故奏遣之。会右正言陈良翰言：“前遣使已辱命，大臣不悔前失而复遣王之望，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，决不可许四郡。若岁币则俟得陵寝然后与，庶为有名。今议未决而之望遽行，恐其辱国不止于仲贤。愿先驰一介往，俟议决然后行，未晚。”帝然之。

癸丑，以胡昉、杨由义为金国通问所审议官。张浚力言金未可和，请帝幸建康，以图进兵。帝乃手诏王之望等，并一行礼物并回，待命境上，而令胡昉等先往，谕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。

诏以和戎遣使大询于廷，侍从、台谏与议者凡十有四

人，主和者半，可否者半。胡铨独上议曰：“京师失守，自汪伯彦、黄潜善主和。完颜亮之变，自秦桧主和。议者乃曰，外虽和内不忘战，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也，一溺于和，不能自振，尚能战乎！”

陈康伯等言：“金人来通和，朝廷遣卢仲贤报之，其所论最大者三事：我所欲者，削去旧礼，彼亦肯从；彼所欲者，岁币如数，我不深较；其未决者，彼欲得四州，而我以祖宗陵寝、钦宗梓宫为言，未之与也。乞召张浚归国，特垂咨访，仍命侍从、台谏集议。”帝从之。群臣多欲从金人所请，张浚及虞允文、胡铨、阎安中上疏力争，以为不可与和。汤思退曰：“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，大言误国，以邀美名。宗社大事，岂同戏剧！”帝意遂定。浚在道，闻王之望行，上疏力辨其失，曰：“自秦桧主和，阴怀他志，卒成逆亮之祸。桧之大罪未正于朝，致使其党复出为恶。臣闻立大事者以人心为本，今内外之议未决，而遣使之诏已下，失中原将士四海倾慕之心，他日谁复为陛下用命哉！人心既失，如水之覆，难以复收，而况于天则不顺，于义则不安，窃为陛下忧之！”不听。

二年（甲申、一一六四）春正月丙午，金帅仆散忠义复以书来议和。

二月，胡昉自宿州还。初，昉至金，金人以失信执之。帝闻昉被执，谓张浚曰：“和议不成，天也，自此事当归一矣！”诏王之望以币还。既而仆散忠义以书进，金主览之，曰：“行人何罪？”即遣还，边事令元帅府从宜措画。

三月丙戌，诏张浚视师江淮，金军退。初，汤思退恐和议不成，奏请以宗社大计，奏禀上皇而后从事。帝批示三省曰：“金无礼如此，卿犹欲议和。今日事势非秦桧时比，卿议论，秦桧不若！”思退大骇，阴谋去浚，遂令王之望等驿奏：“兵少粮乏，楼櫓器械未备。”又言：“委四万众以守泗州，非计。”帝惑之。会户部侍郎钱端礼言：“兵者凶器，愿以符离之溃为戒，早决国是，为社稷之计。”乃诏浚行视江淮。时浚所招徕山东、淮北忠义之士以实建康、镇江两军，凡万二千人；万弩营所招淮南壮士及江西群盗，又万余人，陈敏统之，以守泗州。凡要害之地，皆筑城堡，其可因水为险者，皆积水为柜，增置江、淮战舰，诸军弓矢器械悉备。金人方屯重兵，为虚声胁和，有“克日决战”之语。及闻浚复视师，亟撤兵归。于是淮北之来归者日不绝，山东豪杰悉愿受节度。浚以萧琦契丹望族，沉勇有谋，欲令尽领降众，且以檄谕契丹，约为应援。金人益惧。

丁亥，贬卢仲贤，械送郴州编管。张浚遣子栻入奏仲贤辱国无状。帝怒，遂下大理，问其擅许四州之罪，夺三官；寻除名，窜郴州。

夏四月丁丑，罢张浚，判福州。汤思退讽右正言尹穡论浚跋扈，且费国不赀，奏令张深守泗不受赵廓之代为拒命。复论督府参议官冯方，罢之。浚乃请解督府。诏以钱端礼、王之望宣谕两淮，而召浚还。端礼入奏，言：“两淮名曰备守，守未必备；名曰治兵，兵未必精。”盖诋浚也。

浚留平江，凡八上疏，乞致仕。帝察浚之忠，欲全其去，乃命以少师、保信节度使判福州。（右）〔左〕（据宋史卷三八七陈良翰传、续纲目、薛鉴改）司谏陈良翰、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，人望所属，不当使去国，皆坐罢。

秋七月己巳，命撤两淮边备。汤思退急欲和好之成，自撤边备，罢筑寿春城，散万弩营兵，辍修海船，毁拆水柜，不推军功赏典，及撤海、泗、唐、邓之戍。

八月，胡铨上疏，言：“自靖康迄今，凡四十年，三遭大变，皆在和议，则丑虏之不可与和彰彰矣。肉食鄙夫，万口一谈，牢不可破，非不知和议之害而争言为和者，是有三说焉：曰偷懦，曰苟安，曰附会。偷懦则不知立国，苟安则不戒鸩毒，附会则觊得美官。小大之情状具于此矣！今日之议若成，则有可吊者十，若不成，则有可贺者亦十，请为陛下极言之：何谓可吊者十？真宗皇帝时，宰相李沆谓王旦曰：‘我死，公必为相，切勿与虏讲和。吾闻出则无敌国外患，如是者国常亡。若与虏和，自此中国必多事矣！’旦殊不以为然，既而遂和，海内虚耗，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。此可吊者一也。中原讴吟思归之人，日夜引领望陛下拯溺救焚，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。一与虏和，则中原绝望，后悔何及？此可吊者二也。海、泗，今日之藩篱、咽喉也。彼得海、泗，且决吾藩篱以瞰吾室，扼吾咽喉以制吾命，则两淮决不可保，两淮不保则大江决不可守，大江不守则江、浙决不可安。此可吊者三也。绍兴戊午，和议既成，桧建议，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，交割归地。

一旦叛盟，劫执允迪等，下亲征之诏，虏复请和。其反覆变诈如此，桧犹不悟，奉之如初，事之愈谨，赂之愈厚，卒有逆亮之变，惊动辇毂，太上谋欲入海，行朝居民一空。覆辙不远，忽而不戒，臣恐后车又将覆也。此可吊者四也。绍兴之和，首议决不与归正人。口血未干，尽变前议，凡归正之人一切遣还，如（陈思远）〔程师回〕（据宋史卷三七四胡铨传、薛鉴改）、赵良嗣等，聚族数百，几为萧墙忧。今必尽索归正之人，与之则反侧生变，不与则虏决不肯但已。夫反侧则肘腋之变深，虏决不肯但已则必别起衅端，猝有逆亮之谋，不知何以待之？此可吊者五也。自桧当国二十年间，竭民膏血以饵犬羊，迄今府库无旬月之储，千村万落，生理萧然，重以蝗虫、水潦。自此复和，蠹国害民，殆有甚焉者矣！此可吊者六也。今日之患，兵费已广，养兵之外，又增岁币，且少以十年计之，其费无虑数千亿。而岁币之外，又有私觐之费；私觐之外，又有贺正、生辰之使；贺正、生辰之外，又有泛使。一使未去，一使复来，生民疲于奔命，帑廩涸于将迎。瘠中国以肥虏，陛下何惮而为之？此其可吊者七也。侧闻虏人嫚书，欲书御名，欲去国号‘大’字，欲用‘再拜’。议者以为繁文小节不必计较，臣窃以为议者可斩也。夫四郊多垒，卿大夫之辱；楚子问鼎，义士之所深耻；‘献’、‘纳’二字，富弼以死争之。今丑虏横行，与多垒孰辱？国号大、小，与鼎轻、重孰多？‘献’、‘纳’二字，与‘再拜’孰重？臣子欲君父屈己以从之，则是多垒不足辱，问鼎不必耻，‘献’、